

“银脚板”

■章熙建

几公里，就遭遇了这场险情。鞋子定然是被子弹打飞，落进了溪流中。可溪流湍急，这会儿鞋子会被冲到哪里呢？

好不容易捱到天亮，肖力雄走出密林，赶紧顺着溪流往下找。终于，他在百十米外的弯道处，看到布鞋正挂在一丛倒卧的树枝上。可跳进水里抓起鞋一看，他却傻了眼——鞋底大张着口，5块银元荡然无存。

银元一定就在附近！他仔细往下游找，果然看见清澈的溪水中，阳光映出几道明晃晃的亮光，正是那几个比性命还金贵的宝贝疙瘩！

他小心翼翼地银元一个个拣起来，紧紧地捂在胸口上。

二

月色清冷，万籁俱寂。

肖力雄重新将银元塞进布鞋，可针线包丢了，他只得把布鞋糊上泥巴，包上箬叶揣进怀里。完成这件大事，他才解下绑腿布包好伤口，脱下左脚鞋子趿在右脚上，再用原先装银元的布囊套在左脚上，撑着竹棒，一瘸一拐地踏上了羊肠小道。

临近晌午，正要走出一个山坳口时，前面突然传来敌军盘查行人的叫骂声。原来为追捕失散红军，敌人连山间小道都设了哨卡。肖力雄索性避开道路，专拣人迹罕至的丛林山谷，向着东边一路走。

摸摸索索走了一夜，饥饿与寒冷令肖力雄几近虚脱，可怀里的布鞋不时戳着他的心口，仿佛在催促他继续赶路。又走到了傍晚，肖力雄顺着炊烟寻到一间茅屋。他刚对坐在门前纳鞋底的大娘喊了一声，就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不知过了多久，肖力雄醒来了，他下意识地一摸怀里，猛然坐了起来——他的怀里空空如也，连那身血染的军装也换成了粗布蓝褂。

听到竹床“吱嘎”一声响，守在门口的大娘连忙奔进屋。看见肖力雄一脸焦急的模样，大娘赶紧指着墙角的箩筐说，你的金贵物什，都收在稻壳里呢。

接过大娘端来的苞谷糊，肖力雄向门外警惕地四下张望一番，此时已是第三天晌午，山坳里只有山风在呜呜低吟。吞下一大碗苞谷糊，肖力雄身上顿时有了力气，见门口有一堆树疙瘩，他便抓起屋檐下的斧头，去给大娘劈柴。

后来，肖力雄跟大娘借了副针线，又将银元缝进了布鞋。见他穿着鞋走得飞快，大娘夸他有一副“银脚板”。

临行前，大娘拉着肖力雄的手说：“我的娃儿跟你一般大，前年跟红军走了，昨夜我还梦见他回来了……”肖力雄握住大娘的手，用力攥了攥，“大娘，我帮你去找儿子。如果找不到你儿子，等胜

利了，我来侍奉你老人家！”

三

转眼到了第17天夜晚。站在山城绩溪的东山屋顶上，肖力雄眺望山下的灯火，心头漫过一缕兴奋——昼夜兼行、翻山越岭，他已经走过大半路程。等完成任务，他要尽快返回追赶队伍。

黎明时分，肖力雄走到千年古村落仁里村。站在山腰，他远远看见登源河上，那座三尺木桥就像一根竹竿横漂河面。

半个月前，红19师向西挺进途中，肖力雄作为团侦察参谋，曾通过这座木桥前往县城侦察。他对这一带地形较为熟悉，因此决定赶在拂晓前，过桥进入对岸的群山中。

孰料，刚走到木桥中间，前方突然闪出两个敌军。肖力雄转身欲走，可南桥头竟也冒出个敌人，正虎视眈眈地举着枪。

肖力雄当即纵身扑倒在桥板上，迅速拔出驳壳枪，一个点射撂倒了桥南的敌人，然后一个侧翻身转向桥北。就在这一瞬间，桥北敌军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肩，冲击力顿时把他掀翻滚落桥面。

肖力雄掉入刺骨的河水中，他奋力划水游到对岸，紧捂左肩伤口奔入山中。他找到之前发现的一个山洞，这山洞处在一座断崖上，可以鸟瞰山下的动静；洞里又积着厚厚的一层枯叶，散发出暖烘烘的地热，洞角还有一股山泉淙淙流出。

在山洞养伤的日子险恶相随。子弹虽然没伤到骨头，但弹头却嵌在腿肌里，肖力雄咬牙把它抠了出来。山下搜捕红军的敌人一直没撤，有几次甚至爬到山腰上。最大的难题是缺少食物，他只能靠挖冬笋、捉鱼虾勉强充饥。

就这样，肖力雄捱了20多天。一日黄昏，天空下起了蒙蒙小雪，山下村庄响起“噼噼啪啪”的炮仗声，原来已到了除夕夜。肖力雄屈指一算，离赵科长承诺的两个月正好差一天，料想年关或备松懈，他决定立即下山。

果然，一路畅通无阻。黎明时的古村落仍沉浸在寂静中，肖力雄很快找到了邵家老屋。他四下观察确定没人，便把装着银元的布囊搁在台阶上，又掏出从村口墙上揭下的布告，咬破手指，写下“红军”二字，压在银元下，这才敲敲门，闪身蹲在巷口的墙角，目不转睛地盯着。

邵家大门“吱呀”一声开了。刚抬脚迈出门槛的邵大伯，一眼就看见了台阶上的布囊。他吃惊地抽出纸条一看，猛然抬头四下张望一番，迅速抓起装着银元的布囊，进屋关上了门。

肖力雄任务完成，离开村庄，快步向南而行——他要去追赶队伍，寻找大娘的儿子。身后，喜迎新年的炮仗声“噼啪”响起，炸得他心里暖融融的。

用身体堵住爆破缺口，年轻的脸被火光映得通红。这个叫李永江的19岁战士，是第一个登上内城城墙的突击队员。投影技术让他的睫毛都在颤动，我与他四目相对的瞬间，泪水不禁盈满眼眶。纪念馆最深处是视听室，播放着亲历者访谈。94岁的赵保原老人说到战友们用身体搭人梯时，眼泪顺着皱纹流下：“二连上去147人，下来9个……”走出纪念馆时已近黄昏。英雄山上的纪念塔被夕阳镀成金色，山脚下居民们跳着广场舞，孩子们追逐着彩色泡泡。我坐在长椅上翻看拍摄的照片，发现无意中抓拍到一幕有趣的画面：玻璃幕墙反射的现代城市轮廓，正好与展馆外墙的攻城浮雕重叠。恰在这时，解放阁方向传来悠扬的晚钟声，一群白鸽掠过纪念塔塔尖。

夜幕降临，纪念馆外墙亮起灯光。看着夜色下愈显繁华的城市，我突然深受触动——那些曾经被战士们写在血书上的愿望，如今正在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

纪念馆台阶前，不知谁放了一束新鲜的向日葵，金黄的花盘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情感兵站

巴颜喀拉山终年积雪的银峰，把黄河源头的天映得格外净蓝，阳光也格外明媚。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人们总能看到天空飞翔着一行行白鹭。美丽的白鹭扇动着翅膀，将亮闪闪的光波捣碎，满空中飞溅着阳光的碎片。白鹭常常欢快地唱着只有它们能听懂的歌。

终于有一天，白鹭把歌儿从蓝天唱到了地上，那是兵们引来的。

被人们称为“雪山四合院”的这户人家，其实是座军营，驻扎着一个连队，数十个兵终年守卫着富饶的黄河源头大地。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不论深冬还是盛夏，军营的院里总飘着一面鲜艳的红旗。这红旗给源头牧民带来的是安宁、和平，阿爷认识它，尕娃认识它，就连白鹭也认识它，冲着它来躲避灾难……

那天清晨，军营的起床号刚响，战士们就看见一只白鹭一瘸一拐地走进营门。它的动作和神情都很恐慌，好像后面紧迫着要伤害它的猎人或别的动物。兵们谁也不去惊扰它，眼看着它颤颤簸簸地挪步到院子中央的一块草坪上。它停下来了，望着围观它的兵们。也就在这时，大家发现它那白绒的翅膀上渗透着血迹——原来它不是腿伤，而是翅膀负了伤。

白鹭通人性，它在失去飞翔能力后，挣扎着以最后的体力坚持走进了军营，在红旗下喘息着。

看着受伤的白鹭，兵们轻手轻脚围上去救它。战士史军祥把它抱到屋檐下，它一点也不挣扎。大概就是从那一刻起，它成了连队的一员。

战士们看着白鹭血迹斑斑的翅膀，心疼极了。当务之急是给它把伤医治好，让它重新展翅飞向碧蓝的天空。这只白鹭能否活下来，成为卫生员小张肩上一副重担。小张给它清洗、包扎伤口时，闻到一股火药味，是枪伤！他想，肯定有些黑心肝的偷猎者伤害了它。这些年，黄河源头这个“天然野生动物园”受到国家重点保护，偷猎者不敢明目张胆地猎取野生动物，但是冷枪不断。这只白鹭能从偷猎者的枪口下逃生，实属万幸。

小张给它清洗伤口时，也许是药水刺疼了它，它扑腾着身子想挣脱，发出惨叫声。小张轻摸着它的背，对它说：“白鹭，听话。我是给你治伤，等伤好



三湾之歌

■李晓亮

三湾

连绵起伏的罗霄山怀抱中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山村在风云激荡的1927年因为一支队伍的短暂驻足从此，烙印在中国革命版图上金光闪闪

来时

这支队伍疲惫松散，步履沉重去时这支队伍坚定自信，面貌焕然一新那是毛委员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在此完成了彪炳史册的改编组织整编，实行民主、重塑纲纪实现革命力量第一次伟大蜕变三湾改编

两只白鹭

■王宗仁

了，你才能重新飞上蓝天，找你的伙伴。”小张就这么说着，始终没有停止抚摸白鹭的背。他不敢用手碰它的翅膀，怕撞疼了它的伤。白鹭不闹腾了，老老实实地让小张包扎伤口。

白鹭的伤口很快结痂了。每次小张给它换药，它都会友好地抖抖翅膀，双脚离地，跳踉几下，好像在说：“瞧，我不久就能飞起来啦，谢谢！”白鹭和战士们越来越熟悉了。它开始还怕怕兵，特别怕背着枪的兵。现在见了战士，它会主动迎上去，“咕咕咕”地叫几声。

过了一段时间，白鹭的伤情完全好了。但是它并不离开连队，兵们几次“放生”，想让它回归大自然，可它又飞了回来，落在连队的院子里。它畅通无阻地进出兵的宿舍，那“咕咕咕”的叫声响在连队的各个角落。可细心的兵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白鹭常常站在连队旁边的草坡上，发出凄惨的叫声。几个兵上前一看，它的眼里挂着两行泪

痕。白鹭呀，你为什么流泪？

这只白鹭真的把连队当成自己的家了。每天清早，它从连队飞上天空，傍晚又飞回连队。连队有战士给它专门盖起小木房，里面备有鱼虾，供它吃喝。可它不习惯住房子，几乎每晚都在水塘边的草丛里过夜，吃的也是水塘里的小鱼小虾。当然，它也有住进木房的时候。当遇上刮大风飘大雪的日子，它就钻进小木房去过夜。

白鹭回到连队后，仍然经常站在草坡上呆望远方，泪流两行地哀鸣着。大家纳闷，白鹭，到底是什么事让你这样伤心？

直到有一天，它带着另一只白鹭回到连队旁的草坡，兵们这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久别重逢的两只白鹭在草坡上亲热着，久久不分开，还不时欢快地叫几声。原来，白鹭是终身夫妻制，一对配偶感情十分融洽，一生相依为命。那受伤的白鹭失去了伴侣，难忍的孤独使它变得寂寞而烦躁。这些日子，它一直在呼唤它的伴侣。兵们站在连队的院子里眺望着，替它们高兴。

整个上午，两只白鹭都是嘴对嘴、脖子绞脖子地亲热着。蓝天更蓝，草地更绿，黄河源头沉浸在一片祥和、宁静的气氛中。

白鹭找到了伴侣，也没有离开连队。它们结伴翱翔在源头的蓝天下，畅游在河湖沟汊的水草中。有时每天飞回连队，有时三天五日回一次连队。兵们因为多了这对无言的伙伴，多了一份欢乐，生活也更充实了。如果有几天见不到这对白鹭，他们就心里空落落的。不少战士会站在草坡上张望，盼着白鹭早日归来。这时，连长便提醒兵们说：“小伙子们，呆呆地望着干什么，还不快举着红旗站在草坡上摆动。说不定白鹭迷路了，它们是认红旗的！”

兵们轮流举着红旗摆动。果然，不一会儿，两只白鹭飞回到连队的草坡上。它们还是那么亲呢，一前一后地摇摆着走进连队，又拐进食堂。兵们明白了，它俩真是肚子饿了，便把早就准备好的小鱼端过去。平时，连队开饭时，白鹭会跟着大家一起进食堂。炊事员专门为白鹭备有“饭菜”，战士们吃饭，白鹭也在一个角落里“就餐”，吃得有滋有味。

黄河源头的天还是那么湛蓝，遍地闪烁着亮亮的水色。白鹭在蓝天上自由欢快地飞翔着。可是谁会想到就在这些白鹭中，还有两只兵的朋友。它们早出晚归，跟士兵们生活在一起！

精短小说

夜色如墨，子弹飞雨。

1934年12月16日子夜，红19师某团侦察参谋肖力雄在一个三岔路口与敌遭遇。他当即飞奔进入一片灌木丛。灌木丛深处，是黑压压的原始森林。

肖力雄一路狂奔，见一道溪流横亘在前，便飞跨而过。凌空的瞬间，他的右脚跟被敌人子弹击中，可他浑然不觉疼痛，一口气冲进了密林。

敌人畏惧这片原始森林，在林外放了一阵乱枪后，便悻悻离去。肖力雄摸了把右脚跟，沾了满手鲜血。这时他发现右脚上的布鞋不见了，心一下子仿佛掉进了冰窟。

两天前，执行北上抗日任务的红19师，在黄山之麓的谭家桥与敌激战失利。身负重伤的军需科赵科长，费力地从挎包里掏出一只小布囊，对临时编到军需科担负护卫任务的肖力雄说：“伏岭村的邵大伯，我们还欠他20块银元粮秣钱……”

肖力雄噙泪点头。看着那只小布囊，数天前的一幕倏然浮现在他眼前——

1934年12月5日，红19师辗转浙西，经徽杭古道进入浙皖交界的皖南绩溪县伏岭村。初冬的山区阴雨连绵，北征的队伍奉命入村宿营休整。

伏岭村开明绅士邵大伯得知红军粮食紧缺，赶紧联络几个叔伯兄弟，支援了200多担糯米和苞谷。结算粮款时，发现尚缺20块银元，赵科长当即给邵大伯写下欠条，承诺两个月内将余款送来。

这时，分散突围的军号声骤然响起，将肖力雄从回忆中唤醒。他揣着银元布囊，一口气翻过几座大山。部队已向南撤退，他却必须独自东行，完成赵科长交给他的艰巨任务。可是，谭家桥到伏岭村有近200里路程，且沿途追兵如狼、哨卡林立，就这样带着银元走，会有难以预测的风险。

思忖间，肖力雄想起女战士们缝衣做鞋的场景，便用匕首把布鞋垫层割开，每只鞋底平铺放上5块银元。缝好后一试，稍稍有点硌脚，但对自小光脚板走路的山里娃来说，问题不大。

还有10块银元无处藏。正发愁时，肖力雄看着眼前的竹林，顿时有了主意。他砍下一截毛竹，打通底部两个竹节，塞把枯叶再放入银元，然后钻孔打销，最后用黄泥塞紧。

脚穿泥土斑驳的布鞋，肩扛缚着砍刀、挂着麻绳的竹棒，肖力雄单枪匹马踏上了践诺之旅。只是没想到，才走出十

红色足迹

英雄山南麓的松柏笔直挺立。它们以一种近乎固执的姿态向上生长，像火焰一般燃烧在初冬澄澈的蓝天下。站在济南战役纪念馆前，花岗岩台阶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我拾级而上，步入馆中，如同翻开历史的书页。

随着馆内光线变暗，1948年9月16日的炮火声突然在我的耳膜炸开——那是通过声光电技术还原的攻城巨响，让我全身不自觉绷紧。全景画馆里，解放军冲锋的身影似要冲破墙壁；有人正架起云梯，有人抱着炸药包弓身前进，还有人在城墙缺口处与敌军白刃相接……这些彩绘人物与实物模型构成的立体场景，让我产生了时空错位之感。当看到画布上那个左脚布鞋“张着嘴”、满脸烟尘却眼睛明亮的小战士时，我竟忍不住伸出手来，想扶他一把。

“这是王耀武司令部的电话交换机。”讲解员的声音将我的注意力拽回。玻璃展柜里，陈列着一台老式磁石电话

凝固的呐喊

■张晶楠

机，电话机黑色的胶木外壳上有道明显的裂痕。1948年9月24日凌晨，正是通过这部机器，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向南京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我俯身细看，在机身上发现了几处暗红斑点，导览屏显示这是当年留下的血迹。

二楼展厅内，陈列着攻城战士的遗物：磨穿底的千层布鞋，绣着五星的针线包、写满签名的立功证书……这时，一面褪色的红旗吸引了我的注意，旗面上“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10个大字气势如虹。这面曾插上气象台制高点的旗帜，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故事。我注意到旗角有个褶皱里的补丁，针脚细密整齐，也许是某个山东大娘在油灯下细细缝补的。

转过展区拐角，整面墙都是牺牲者名录。7000多个名字在屏幕上缓缓流动着，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有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踮着脚在找什么。不一会儿，她指着一个名字小声对同伴说：“这个是我太爷爷。”

地下展厅还原的防空洞场景让人脊背发凉：坑道狭窄逼仄，墙角处堆着炸药包和担架。我弯腰走进分支坑道，突然看见拐弯处有个全息投影的战士——他正